

# 意识形态与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

##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

马 丽

(仰恩大学外语系, 福建泉州 362014)

**摘 要:** 翻译的过程就是操纵的过程。《红楼梦》的两个全英译本各有千秋, 但最终都没有真实地反映原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操纵。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出发, 对于在翻译过程中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是如何操纵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进行研究, 可以为客观地评价译作提供依据。

**关键词:** 操纵; 意识形态; 赞助人; 《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4-0085-05

由于翻译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体系下进行的, 因此, 翻译活动是为当时的社会服务的, 尤其是为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意识形态服务。“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 人类在出现社会, 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为, 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sup>[1]</sup>

《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俗, 教育等领域, 对研究中国文化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迄今为止,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并将其翻译成多国文字传向世界各地。目前, 《红楼梦》已经被翻译成 23 种语言, 有 9 种版本的译本<sup>[2]</sup>。其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以下简称杨译本)和戴维·霍克斯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这两种译本是被公认的比较成功的英文全译本, 但是在忠实翻译原文语言中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方面却都颇显不足。因为翻译必定会受到译者或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及文学观的支配, 所以译文很难真切地反映原文的面貌。鉴于此,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翻译、编辑、文集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等, 一律称为“重写”, 而且重写就是操纵, 是为权力服务的有效手段<sup>[3]216</sup>。因此, 《红楼梦》的翻译必定受到意识形态与赞助人、文化传统、翻译目的、权力关系等诸多因素的操纵。本文将从意识形态与赞助人的角度来研究其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操纵, 以探索两译本皆不能忠实反映原文的原因。

### 一、意识形态与赞助人

勒菲弗尔指出, 翻译, 特别是文学翻译, 作为一种再创造的行为, 在它的背后, 作为思想和

收稿日期: 2007-09-04

作者简介: 马丽(1980-), 女, 助教, 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始终在起着作用。他认为翻译行为的全过程受到三种因素的制约:意识形态(ideology), 赞助人(patronage), 诗学(poetics)<sup>[4]</sup>。在勒菲弗尔看来, 意识形态是通过译者影响到翻译行为的。就译者而言, 它可以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 以积极方式去选择拟译的文本, 去确定翻译的策略或方式, 去解决原文语言与“文化万象”给翻译所造成的各种障碍; 译者也可能不认同他所处社会的意识形态, 但在翻译委托人的强权下, 消极地在主流意识所影响的范围内去实施个人的翻译行为<sup>[3]216-217</sup>。赞助人或翻译委托人是指任何能够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力量, 包括个人、政府或政党有关行政部门, 或权利机构, 以及报刊、杂志、出版社等<sup>[5]</sup>。他们可以限制译文规范和决定译作的出版发行, 甚至可以决定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译者得到赞助人的授权和支持承担翻译活动, 赞助人的翻译规范也就成了译者的翻译规范, 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受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响, 而且主流意识形态往往要通过赞助人来起作用。同样, 在翻译《红楼梦》这部文学巨著时, 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也会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代言人。下面, 我们来谈谈杨译本和霍译本是如何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

## 二、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的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因素

杨译本与霍译本同时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 但因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 有着不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 所以他们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翻译对象和翻译策略。

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政治动荡的一段时期,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就在此时爆发。当时社会矛盾集中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上。任何行为必须服务于这一社会主题, 翻译也不例外。杨宪益夫妇正是在此时被“委以重任”。受政府和中国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的委托, 杨宪益夫妇开始着手将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当时, 中国大陆红学研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红楼梦》被官方看作是一本有关政治斗争的著作, 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 其首要主题是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由此可见, 《红楼梦》的翻译是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而中国外文出版社是当时一家主要从事将汉语作品译介给外国读者的出版社。鉴于直到20世纪40年代, 西方人对中国文学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 于是中国外文出版社致力于向西方社会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外文出版社的读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其出版目的是如实对外介绍中国文化。因此,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亦步亦趋”, 遵循中国道德约束力的主流意识即忠信, 不能有太多的发挥。外文出版社的读物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汉语读者和希望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读者以及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外学者。这种重视阶级斗争的官方意识和重视文本, 强调文化的赞助人或翻译委托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杨宪益夫妇翻译《红楼梦》的目的是再现原著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价值, 凸显阶级斗争主题, 弘扬中国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为了达到此目的, 杨译本恪守原文, 主要采用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对其中的下层阶级给予同情和美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淀和精华翻译采用直译加注, 直译加释义等多种办法, 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中国文化不遗失。戴乃迭曾经说:“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受过去工作环境的限制, 以致现在我们的翻译家比较拘泥于原文。”<sup>[6]</sup>下面以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

原文<sup>[7]76</sup>:

蓉哥儿, 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 别说你这样儿的, 就是你爹, 你爷爷, 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 ……不和我说的还可, 若再说别的, 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杨译<sup>[8]115</sup>:

Don't try to lord it over Chiao Ta, young Brother Jung! Not to speak of the like of you, not even your dad or granddad dare stand up to Chiao Ta. [...] Shut up and I'll overlook it. Say one word more and I'll bury a white blade in you and pull it out red.

这是焦大喝醉酒后痛骂贾蓉的一段。从杨译本可以看出，杨宪益从语言到句子结构都忠实于原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策略。焦大在宁国府是个下人，在 20 世纪的 50-70 年代却是属于革命阶级的。他说的这些话被看作是在抨击统治阶级，因而是正义的化身和被压迫阶级的代表。所以，本来是他的醉话，可是杨译本中却使用了“stand up to”和“overlook”这类词，使焦大看起来像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在说着些豪言壮语而不是醉鬼胡言乱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折射的影子。与此相反，《红楼梦》中的另一个人物——贾雨村在杨宪益的笔下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是一个反面人物。

原文<sup>[7]115</sup>:

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

杨译<sup>[8]27</sup>:

But although a capable administrator Yucun was grasping and ruthless, while his arrogance and insolence to his superior made them view him with disfavor.

杨译中的贾雨村的形象显的比较反面，这是符合当时的革命历史文化观的，因为贾雨村被认为是贪官，是剥削阶级的代表，因而是反面人物。

处于同一时代的霍克斯所处的社会环境则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主张“平等”、“自由”、“人权”，提倡“自由主义”，包括思想和言论自由。霍克斯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翻译《红楼梦》的。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本着学汉语的目的，他开始阅读《红楼梦》，但是在阅读过程中他被中国的这部经典巨著深深地吸引了。于是他毅然辞去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决定专心致志地翻译《红楼梦》<sup>[9]</sup>。由此可以看出翻译《红楼梦》是他自己的选择，因此他既是译者，又是翻译任务的委托人。与霍克斯签订合同的是英国最具权威的企鹅出版社，其读者主要是普通的英语读者。企鹅出版社的盛誉使译作面世之前就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一些规范的约束力变弱，译者有了更多诠释的空间和自由。因此霍克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翻译《红楼梦》，向读者传达他自己在阅读中的感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译本序言中看出，他说在阅读《红楼梦》时，他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让他的读者一起分享这份乐趣。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就不枉此生。因此，他尽量翻译一切，包括双关语的翻译<sup>[10]46</sup>。从霍克斯的话语中我们似乎看不出意识形态和赞助人的影子，许多学者据此认为霍克斯的翻译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这正体现了尊重自由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以及尊重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翻译委托人的意识形态。正是这些自由因素使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在霍克斯的翻译中成了透明者。霍克斯在翻译中主要采用了意译或归化的翻译策略，让自己像一匹洒脱的骏马在自己的意象空间中任意驰骋。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自由的翻译反而更能如实地反映原文。我们从霍克斯对前面焦大那段话的翻译就可以感受到与杨译本的刻意做作所不同的韵味。

霍译<sup>[10]182</sup>:

Oh ho! Little Rong, is it? Don't you come the Big Master stuff with me, sonny boy! Never mind a little bit of a kid like you, even your daddy and your granddaddy don't dare to

try any funny stuff with Old Jiao. [...] You'd better watch out. Because if you don't, you're going to get a shiny white knife inside you, and it's going to come out red!

霍译本让焦大彻头彻尾地做了一个醉汉,说的不再是打倒统治阶级之类的革命口号,而的确是疯言疯语。此时脱离了阶级斗争影响的焦大形象显得更真实。

同样,贾雨村在霍克斯笔下也显现出与杨译中不同的命运。

霍译<sup>[10]68</sup>:

But although his intelligence and ability were outstanding, these qualities were unfortunately offset by a certain cupidity and harshness and a tendency to use his intelligence in order to out with his superiors: all of which caused his fellow-officials to cast envious glances in his directions.

霍译中的贾雨村不仅不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家伙,反而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

从焦大和贾雨村在杨译本和霍译本中的不同形象我们可以看出译者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赞助人或翻译委托人对翻译的操纵。

### 三、结 语

翻译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种因素共同操纵的过程,译本就是操纵的产物。翻译自始至终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这种意识形态有时是译者本身认同的,有时却是“赞助者”强加于他的<sup>[11]</sup>。通过对杨译本和霍译本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译者在翻译目的、翻译对象以及翻译策略方面的操纵。杨宪益受到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和尊重文化及原文的赞助人的操纵,主要采用了直译或异化的翻译策略,目的是为了向热衷于中国文化的国内外读者弘扬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霍克斯则是在西方自由意识形态和尊重个人自由的赞助人给予的自由空间里采用意译或归化的翻译策略,目的是向广大普通的英语爱好者传达阅读《红楼梦》给他带来的乐趣。明白了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对翻译的操纵,我们就不难理解译者在处理同一翻译现象时表现得不同的翻译行为,从而达到对现有的翻译作品的客观评价。

#### 参考文献

- [1] 王东风. 一只看不见的手: 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 (5): 16-23.
- [2] 陈宏薇, 江帆. 难忘的历程: 《红楼梦》英译事业的描写性研究[C] // 刘士聪. 红楼译评: 《红楼梦》翻译研究论文集.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 46-52.
- [3] 许钧. 翻译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
- [5] Lefevere A. That Structure in the Dialect of Man Interpreted [J]. Comparative Criticism, 1984, (6): 91-97.
- [6] 任生名. 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论[J]. 中国翻译, 1993, (4): 33-35.
- [7]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 [8] Yang H, Yang G.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 [9] 林以亮. 红楼梦西游记: 细评红楼梦新英译[M]. 台北: 联经出版社, 1976: 2.
- [10] Hawkes 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M]. London: Penguin Group, 1973.
- [11] 陈德鸿, 张南峰. 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 177.

#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Manipulation by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n “Unfaithfulness” in Translation

——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MA L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Yang'en University, Quanzhou, China 362014)

**Abstract:** Translating is the process of manipulation.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but both of them fail to translate the original work as it is, which were manipulated by two factors: ideology and patronage. The present paper has mad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English versions of *Hong Lou Meng* on the basis of the manipulation over the translating purposes, intended readers and translating strategies by ideology and patronage of translation, with the purpose of making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criticism.

**Key words:** Manipulation; Ideology; Patronage; *Hong Lou Meng*

(编辑：周斌)